晉綏日報
第一六九八號
中華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西山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百元

五寨李家口子張家兩村 幫助山地貧苦羣衆

（五寨訊）舊堡行政村，所屬川地李家口子、張家兩村羣衆看見倪家溝、幅子溝兩個山地小村有些貧僱農，襤衫赤足，受着寒冷，連柴也不能担，便先在鬥爭果實中抽出皮衣、皮褲、棉襖、被子、布鞋等十二件，送給山地最貧苦的農民弟兄。（吳）

更正

昨日本報神池召開一、二區僱貧農骨幹份子會議，將張學古、張烈夫、冀有賢等鬥爭後交羣衆處理。應爲討論張學古、張烈夫、冀有賢等問題，決交羣衆處理。因當時縣農委會只將張學古交大會討論處理。張烈夫、冀有賢並未在場，他兩人的問題討論後，決定調回來，由虎北羣衆處理。

嵐縣普明行政村 人民法庭審判地主 按罪惡輕重分別處理

（嵐縣訊）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普明行政村九百餘農民集會普明，聽取人民法庭對該村一百五十餘名男女地主的判決。法庭佈置莊嚴隆重，貼着農民自己擬的大紅對聯，庭前擺設着鬥爭出的大紅桌椅，正中高懸「人民法庭」紅緞橫匾，五十多個青年農民，手執武器巡邏周圍。在審判長劉映珍（僱農）說明開會意義後，即開庭審判，對一百餘男女地主，按他們罪惡輕重，給予下列各種不同的處分：一、凡償還了農民剝削債的地主，向農民低了頭的，從寬處理，在法庭前自報條款，當場釋放，如屯營地主史紅則，過去在太原跑買賣，家中僱人種九十來畝地，現已拿出騾駝二頭、穀米七石、布十疋，其餘浮財也都交了出來。羣衆和審判委員會決定要他立誓，他當場立誓：「以後如有反對農民、破壞農民法律行爲，情願讓羣衆處罪。」羣衆說：「對，咱們就來監視你。」當即釋放。二、退出剝削羣衆的財物，但過去曾打罵過羣衆的，人民法庭根據羣衆的意見（應以打還打，以罵還罵，來打掉他的威風），在法庭前分別以打手板、軍棍懲處。如李芳在舊政權及日僞侵佔時期，曾當僞村長僞書記，剝削和欺壓羣衆的事實很多，這次在庭前由執行隊打了三十軍棍，宣誓後釋放。一個老漢高興的說：「可沒想到我也能看到這一天。」三、地主溫玉柱、史好喜不返出剝削羣衆的財物，抗拒土地改革，大會宣佈長期監禁，讓羣衆鬥爭，直到拿出財物爲止。四、政治面目不清的，羣衆說：「咱摸不清狗日們的是狼是虎，快送回公安局去叫慢慢審去吧！」當即送公安機關繼續審訊。五、奸霸地主殺人犯程計珍、米東星和反抗土地改革的牛梅花等三人罪惡深重，公審後判處死刑。當即擬出佈告，宣佈罪狀，當場貼出。最後又由徵收長餘財產的封建富農當庭宣誓：再不剝削與欺壓農民，並好好勞動生產，願意服從農民的管制。羣衆對這樣的處理一致擁護。貧農邸相世說：「幾千年來這是咱們頭一天的痛快。」長門代表王白則說：「這會開的真好，有頭有尾，有骨有血，處理得清清白白。」會後又召開了代表會，研究了管理地主的辦法。

人民法庭審判地主之前 曾由群衆討論判處意見

這次人民法庭判處地主之前，曾經過各村羣衆的反覆醞釀。在十二月十九日全行政村貧僱農大會上，討論到處理地主問題時，提出組織人民法庭處理。當時到會全體貧僱農一致同意，並決定各村回去研究自己村每一個地主的罪惡及處理辦法。大賢村羣衆討論地主溫玉貴在土地改革中曾謀逃跑，後被扣回，抗拒清算，不拿出底財，部份羣衆火的不行，要判死罪。但另有些羣衆的意見是：「把他關起禁閉，繼續鬥爭。」經過討論後，大家同意了這個辦法。討論了處理本村地主的意見後，各村又討論了外村的地主。經過三天時間，把全行政村一百五十多個地主都經過研究，提出了處理意見。最後各村羣衆共選出十二個審判委員，組織審判委員會。審判委員會在審查各村意見中，發現對處理程計珍等五個地主和一個最霸的意見，各村多不一致，於是將這六個人的問題交由各村再討論，並由各村派代表互相溝通意見。經過再次討論，各村羣衆意見才求得一致，認爲奸霸地主殺人犯程計珍、米東星和反抗土改的牛梅花三人罪惡深重，應處死刑。其餘三人分別處理。還有些村子的羣衆，對那些當過僞村副、僞軍密探壞分子，害怕他們報復主張處死，但在交換意見中很多羣衆說：「以後咱天下歸了咱農民了，刀把子、印把子握在咱手裏咧，咱們這麼多的農民還管不住他。」最後決定取消處死的提議。經過這樣互相研究、爭論，使全行政村農民思想提高了一步，對一百五十名地主處理辦法獲得了一致意見，再交由人民法庭採納判處。（劉立漢、參青）

臨縣杜家坨凹行政村 舉行婦女代表座談會

向代表會建議增加女委員 把廢除買賣婚姻定成法令

（臨縣訊）六區杜家坨凹行政村，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召集各自然村貧僱農婦女代表六十餘人，在女委員樊銀娥主持下開座談會，根據鄧穎超同志「激底平分土地與婦女工作的任務」一文，討論過去婦女工作，討論今後辦法。各自然村首先介紹了鬥爭階段中婦女的作用，曹家峁杜桂香說：「咱村婦女可前進哩！鬥地主曹有渠婆姨，男子們鬥了一天，又交給婆姨們鬥，結果鬥出衣裳、銀器、氈子。」男人們說：「你們女人眞有辦法，比咱還强！」杜家坨凹、上下樊家山等村婦女相繼發言，介紹鬥爭女地主的經驗。泉王村婦女說：「咱們貧僱農婦女苦情比誰也多，越訴越苦越傷心，鬥爭最堅決！」寺局子曹銀梅說：「咱村婦女還沒發動起來，窮人家的女人還沒有訴苦，鬥爭也不敢！」杜家坨凹代表說：「要咱們貧僱農婦女帶頭才行，咱婆姨們也有缺點，膽子小，看不起自己，怕誤生產，認識不夠，開會愛閑告訴（說閑話），以後要克服哩！」泉王村代表又說：「新政權男女平等啊！可是如今男子們有的還看不起咱們，鬥爭的時候要咱們，如今分配果實咧，也不通知，又說窑小擠不下。」又說：「天冷不叫咱出門。」曹家峁女代表也說：「可不是能！咱心上想去也不能！」這把咱分配權利乾脆取消啦，全由人家分，咱想說也沒個處。大家一致通過向全行政村代表會建議：在各村代表中增加三個女委員（原有兩個），以加强婦女工作，並提出今後代表會應注意培養貧僱農婦女幹部，研究婦女工作。後來又討論到婚姻問題，大家訴起苦來，一致贊成廢除買賣婚姻和包辦婚姻，並規定不到十五歲不准引「小女子」，婚姻要由女子自主。討論意見，以交代表會通過，作爲羣衆的法令。（勉之）

賈拓夫同志 檢討西北財經工作

（新華社西北九日電）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賈拓夫同志在西北局幹部大會上，檢討近兩年來邊區財經工作。他首先檢討在執行發展經濟、保證供給及公私兼顧的總方針中，犯了偏重財政忽視經濟和重商業輕生產的偏向。接着，分別檢討貿易、金融等工作。他說：貿易工作應爲公私生產服務，但邊區貿易公司在前年十月前，忽視了內部市場生產品的交流調劑及儲存物資，只注意大量吸收貨幣金銀，於是十月後感到物資不足，金融物價波動。因對內部市場忽視；對合作社業務又採取消極不理態度，寧肯經過私商銷售貨物，而合作社又多爲富農及投機商人所把持，走了商業投機路綫及生產脫離羣衆，內部貿易自由變成自流，實質上是讓投機奸商去剝削和控制人民的經濟生活。在對外貿易上，也未抓緊輸出土產品，使食鹽銷售量減少，價格上也吃了虧，特別是前年三月，對紙烟迷信品等的開禁，六個月內，即使邊區漏出資金折合達二萬萬石小米。

金融亦應以發展經濟爲其主要任務，但前年用於發行的通貨，用於財政開支的多，用於發展經濟的少，發放貸款的數量也比勝年都少，貸款對象又偏向重商輕農，特別是銀行企圖投資商業壯大基金的錯誤方針，結果便利了商業投機。加之公營經濟在執行集中領導分散經營方針中，發生嚴重的本位主義，未能團結爲統一力量，甚至違反政府法令，於是造成了前年邊區物價的上漲和金融混亂，加重了人民負担。

在過去的生產運動中缺乏階級路綫認識，如農業中提倡吳滿有方向，但沒有大量幫助廣大貧僱農生產，農貸也大多未放下去，[illegible]副業生產、工廠作坊或運輸業，實際上也是幫助了富農。[illegible]勞動英雄[illegible]很多是富農[illegible]。[illegible]財經幹部[illegible]地主富農[illegible]思想[illegible]。這一時期[illegible]拓夫同志自我檢討說：「我自己雖非出身於地主富農[illegible]」

受了他們思想的影響，並在環境中，模糊了自己的階級[illegible]在思想方法上，這一期間主觀[illegible]的考驗，也證明還有主觀和守舊經驗，犯了保守傾向。我雖經過長期工作，更覺悟但還沒有學好[illegible]小學生何等不易[illegible]毛澤東作風上有官僚主義[illegible]以致發展到使用幹部[illegible]問題，未能嚴重[illegible]已開始[illegible]初期財經門[illegible]人員及公私[illegible]我檢討[illegible]一個關時期[illegible]以後自己[illegible]爲人民的[illegible]經營[illegible]西北戰爭的勝利。

攻克東明考城之役 我軍殲滅蔣匪萬餘

痛擊菏澤城郊守敵該城已陷孤立

（新華社晉冀魯豫前線八日電）解放軍攻克東明、考城，並痛擊菏澤城郊守敵之役，三天內，殲敵萬餘名。攻勢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夜開始，當即將考城攻克，殲除菏（澤）考（城）公路之王浩屯、馬廠等地整六八師一一九旅砲兵營（前誤爲輜重營）、整五五師七四三團第一營及僞考城縣政府、保安隊及僞雜部隊等三千人全部就殲。三十日下午三時總攻東明城，只一小時，即結束戰鬥，將蔣匪河北省第十四專員公署及六區保安司令部、特務營、保安團、東明、濮陽、南樂、大名、清豐等六僞縣政府一一還鄉團、一地主惡霸等，被我一網打盡，俘獲第十四區專員兼保安司令丁樹本以下七千餘人。盤踞菏澤三區區署、吉莊、岳樓、陳海一帶之蔣匪鄆城定陶縣大隊、菏澤三區區署等千餘人，於二十八日晚我摧毀戰中，一觸即潰，解放軍於二十捕捉敵人五百餘名，除均被當地縣區隊民兵一一活捉。當晚勝攻進菏澤城四關，予以重大殺傷。一部火對城中之敵轟擊，至此，菏澤完全陷於孤立。

岢嵐蘆子河羣衆 朋夥榨油賺麻籸喂牛

（岢嵐訊）二區蘆子河羣衆冬季開油坊，以解決春耕中牛料困難。該村去年（指四六年）也曾開過油坊，股金是羣衆集的，可是僱了兩個地主、兩個富農、一個商人跑外、記賬，吃喝浪費，紅火了一個冬天，沒賺下一塊麻籸，資本還賠了一半多，剩下的也是欠賬和殘貨，至今還沒有算清賬目。這次全由羣衆自己領導，採用「朋財合夥記工分紅」的辦法。資本是有甚入甚，不加限制。九戶貧農和六戶中農共入葫蔴三石五斗（一斗是二十二斤），一斗頂一個工；中農×六（字跡不明）入了四百斤乾草，以市價折葫蔴二斗八升；貧農呂根鎖沒有別的東西，入一甕醃菜。拉磨用的六條牛，除供草料外，一條牛一月頂工十個；跑外的兩頭毛驢，全月頂工三十個。人是會甚作甚，羣衆選出貧農二人、中農四人担任榨油、趕磨、跑外、記賬、作飯，每人每月頂工三十個。一個月人畜共頂工三百零七個八分。九月二十九日已經開榨，十月底結賬共榨了十四榨，除一切消耗外，淨賺麻籸一千七百五十斤。根據現存的葫蔴估計，至少可以榨到舊曆年底，能賺麻籸五千餘斤，以每條牛每天喂七斤麻籸計算，可以解決十五條牛五十天的料，能節省黑豆十多石。（王漢章）

興縣桑灣行政村群衆 割野草解決牛草困難

（興縣訊）二區桑灣行政村是個最窮苦的村子，去年災荒嚴重，不但糧食困難，連牲畜也沒草喂。這次鬥爭但大小耕牛共九十五條、驢馬十六頭，根本沒草喂，只好打野坡；貧苦羣衆都覺得分下牛沒有吃上的，雖現在還可以打野坡，但到春耕，牛吃不上還是耕不了地，如果不及早準備，到春耕時野草斷了，挖也挖不到，掏草根費事大，又掏不多，又要掏畔（去年雨水大，地裏冲的溝渠又多又深），從漢，人力照顧不過來，大家都就心耕種不上。康家塔貧僱農和前五村的代表開會，提出保護耕牛，準備春耕牛草的問題，提議發動各村羣衆割野草（還寒露黃河畔、石窰上黃貝草很多），割下野草交農會保存，農會拿出一部果實糧來換草，這樣既貯存了牛草，也解決了貧僱農今冬的口糧困難。行政村農民代表會同意了這個辦法，決定撥出十五六石果實糧來收集各村割下的野草，並規定貧僱農三十斤（帶解決口糧困難性質）、中農四十斤、地主富農五十斤（黃貝多的地方改爲七十斤），換一小升米，計劃十五石米能收十二萬斤野草，保存到春耕開始分給缺草戶，每條牛按春耕七十天計算，熟吃草一千斤，十二萬斤草可解決一百二十條牛的牛草（全行政村約有一百八十條牛能耕地的）。

這樣，春耕時的牛草可得相當解決。各村羣衆都說這個辦法好，只桑灣一個自然村五天就割了三千多斤，老婆媳婦都上山割。店家塔貧農白生祿說：「我父子三人，一天能割一百多斤，一換得一升米、一升黑豆，就夠一家兩六口人兩天吃了。」一現在王家峁、王家梁等村羣衆，每日差不多全體出發割草。（桑灣通訊小組）

離三區各村股東代表開會 決定清理區聯社賬目

主任副主任包庇地主已被押扣

（離石訊）成家莊三區區聯社主任李吉，給該村正在被清算的地主李如堂隱藏財物，被羣衆發覺。他起先不承認，後來說出一點，最後派民兵去搜查時，查出綢緞褲料四件、褥子四條、被子三塊、元寶一個、銀洋七十四元、小米一石七斗、土布六疋，還有許多零星東西。這事發生後，各村股東選出代表，於十二月二十六日開會討論，會上又揭發出李某原來是爲躲避兵役，在前主任地主王保亮包庇下混入區聯社的，一直隱了六年，四七年八月且竊據了主任職位。區聯社在他把持下，營業方面也是剝削窮人，扶持地主。煤窯工人車雲端因一時錢不方便，到該社賒半升小米，他說：「我們社內不賒賬，你去吧！」可是地主李道普向該社賒了七十八元白洋的藥材，至現在還沒給，他也不去追要。張家塌地主張啓孝，他用在合作社推銷。張爲了逃避負担，把十一垧地假賣給合作社，地內今年種的麥子，也揭到合作社打下，陸續取的賣了。根據這些事實，各村股東代表一致同意將他扣押起來，暫停營業（副主任葛錦義是封建富農，包庇地主也已扣押），臨時選出五個代表管理物資，並決定各村股東代表回村後，選擧羣衆代表，徹底清算該社賬目。（閻定五）

靜樂一區 召開區農民代表大會

照顧每行政村都有一位當選

（靜樂訊）從十二月二十二日揭幕的一區區農民代表大會，歷時五天，選出沙緒龍、楊福生、李×榮（原稿字跡不清）等十七人（內婦女二人）爲區農會委員，諸大等五人爲候補委員。大會在審查各村候選人時（全區十三個行政村之五十位候選人，及六十位代表），由於多爲山地，加上村與村相距甚遠，故互相來往甚少，互不了解。爲補救審查時的方便，決定（一）按地區分爲四組巡迴審查，知道其他村子的亦可介紹提意見；（二）召開全體大會，由各組介紹、候選人自我介紹；（三）各村代表介紹工作中之表現。因爲各村有怕自己村候選人落選，多談好處不說缺點，於是各村都分配有工作團同志，以便對候選人比較了解、補充和介紹，在審查小白石村候選人×鳳岐（原稿字跡不清）時，知道的人提出他作風溜溜噠噠，娶的地主女人，在舊軍當過兵，好串門子，自私，大家說：「這人不能給咱窮人辦事；連村代表資格也不夠。」隨叫他離開會場。當家坡候選人楊福生，知道的人介紹：「老楊是山東人，退伍軍人，和羣衆關係好，爲人正派，生產好、不靠公家，去年自己開一畝二分荍地，打了九布袋麥子，過日子節省，鬥爭堅決，分配果實心公道。」大家一致通過。審查策馬村王國×（來稿字跡不清）時，大家說：「這人思想不好，今年打了三石多糧食，娶女人就僱了一小石米的響工，客人就招待了二百多，娶時借鬥爭果實，披紅戴綠，想抖架子，不節省，不能當候選人。」（編者按：這個代表究竟還有什麼缺點，來稿寫得不詳細，如果單指責不節省，而且僅因表現在娶女人上，因而就取消其候選資格，這是値得考慮的。）選擧時爲照顧山地偏僻村莊，並保證區農會決議能很快執行，決定每行政村至少有一位當選，如某村到會的候選人落選，可留空額等以後再補選。

某部副連長溫志英 包庇封建家庭 群衆把他鬥倒

（靜樂訊）某部副連長溫志英，包庇封建家庭隱藏財物，羣衆起來向他進行鬥爭。溫志英是靜樂二區社交曲人，家裏是封建富農，去年（四七年）春天回家一次，正遇派他家服軍勤，他就大罵了一頓。十月間又回家，看到羣衆正要清算他家，他就大吃二喝。一天羣衆會上，貧農溫明月提出：「溫志英大吃二喝是吃我們羣衆的東西！」羣衆就將他父親扣起。但代表去時，溫志英很不滿意。羣衆在另一次會上把他叫來質問，他還狡辯說：「在舊社會誰家沒有一點封建？」羣衆剎的一吼：「我們就沒有封建！」並指出他家剝削人的事實。一致認爲他包庇封建家庭要扣起。這時，他又說他在某地也做過土地改革，要回去交待手續，企圖逃避。羣衆說：「我們給他機關寫信吧。」最後羣衆跑到他家裏檢查他的東西，發現一包袱衣服，並在掛包內檢查出五六兩大烟，他承認想把大煙同包袱一起帶走，等羣衆清算完畢再送回來。當即開會鬥爭他，在鬥爭會上揭發了他家許多欺壓人的事實。中農王維正的驢駒子，跑到他家場裏，被他大哥拿鍘刀把腿斬斷，現在還是個拐子。新中農四艮（小隊長）到他家派差，不但不去，反被他打了幾下，貧農溫安常拿數發打了，成象的墳地被他家霸佔去。羣衆說他「一直包庇封建家庭，不夠個革命軍人的資格。」（張步清）

批評按等作價分配 決定按區調劑抽補

大會研究按行政村分配的原則時，嚴格批判了蒲峪、三元兩村的分配辦法。蒲峪在民兵隊長劉三速、曹狗不看流氓份子一手包辦下，打價按等累坑堆的辦法搭配，前邊的人挑好的，中間的人拿壞的，後邊人就隨便累坑堆分開，三元村也是按等作價分。這種富農路綫的分配辦法，不但不能滿足貧苦羣衆的需要，而且因搭配不公，會引起各自然村互相不滿，發生爭執，地主則從中搗鬼，使得前五村（川地村，以農爲主）有些人不滿意後四村（煤窯工人多）。該行政村的分配問題到現在還未解決。大會研究批評了各村的分配辦法後，根據全區調劑抽補的原則，按行政村之間便於調劑土地的地形，決定河東四村（常家坡、廟灣、鹽市崖、史家曲），西川地三村（寨頭、三元村、大夫莊），三石家窯興窯子爲三個調劑的大單位。下邊四村（家山、小白石、馬、順道）因山形勢的複雜，土地無法調劑，即決定土地在各該行政村調劑，缺乏底勢時，再從他村抽補。這就要各村把所有鬥爭果實及貧僱農人數全部統計（按：分配鬥爭果實在內中農也應統計在內——編者）出來，才好決定抽誰補誰，補多少。抽誰補誰、山地川地的調劑問題，大家意見是調劑能探上種的儘量調劑，如過遠有使山地荒蕪的可能時，即由川地或其他富村多給山地村一些，學羊底勢就行了。（郁世仁、鳳力、袁光、戈潤生）

簡訊

（臨縣訊）劉家塌羣衆向地主鬥出銅元十五斤，貧農劉乃兒提議送給工廠造子彈，消滅敵人，全體農民一致同意，隨即派人送到××工廠。（張光照）

舊社會的僱貧農 天南地北一樣苦

趙軒

在衛生部直屬機關聯合訴苦大會上，貧僱農出身的同志們吐了自己的苦水。到會的同志們更認識到吃人的封建地主階級，並決心以積極的工作，消滅封建，爲貧僱農徹底翻身鬥爭。下面是三個同志（一個是河北人，一個是陝西人，另一個是女同志四川人）「訴苦」的摘要：

×　×　×

年青的製藥工人李青山同志，他是河北寧晉縣木店村人，三輩子都無房無地，靠給地主老財攬長工或趕大車餬口，祖父給地主趕大車，把腿砸斷後，地主甚也不管，餓、病而死。父親因長年給地主受苦，吃的是榆皮、糠、麩子、野菜，就這樣熬煎的得了吐血病死了。他母親因無法生活，給地主老財彈花，得了半身不遂，冬天住的是不糊窗的破房子，炕上連片爛席子也沒有，凍的不行，李青山同志就打回些茅草，給母親蓋上。他每天給地主受苦，只錢，母親躺在炕上，就靠他每天做完活討點飯回來吃。有幾次因討不下飯，母親餓的快死了，他就硬着頭皮去求地主，可是，看見人家滿囤的糧、麩子，地主卻說：「你不用看，那是我們喂豬的。」他母親就這樣凍餓得死了。他要去買棺材，哭乾了淚，也想不出辦法埋葬老母，就含着淚水，不知給地主磕了多少頭，才求下一片爛席子把老母埋了。但就因爲這片爛席子，地主又緊緊束縛起他來，讓他成年成月給地主攬工，被地主剝削。

×　×　×

僑校學生隊副隊長郭森林同志，老家是陝西漢中平原的，因無房無地，用賣勞動力也過不了生活，一家人就逃難到關中平原。父親、大哥給地主攬工，他母親帶着人天天到野地裏挖苦菜、摘樹葉、拾就靠討吃度日。民國十八年，關中遭了年荒，地主們就趁火打劫，僱人不給工錢了，父親也僱了，全家人就討吃，他父親到地主了些狗食，地主看見還逼着放下。以後他姐姐賣了一斗麩子。這年冬天，下了一厚的大雪，連飯也討要不下了，就同帶逃難，一路上，飢寒交迫，討不到一有一天，全家人餓的走不動了，好容易大牌樓的地主門口，求爺爺告奶奶的，地主先是不理，再就罵起來，接着狗放出，把郭森林同志媽的奶頭也咬正和地主講理，惡狗又將他三哥的腿親還被地主的爪牙狗腿按倒打了一頓推出門外來。他們到一個破廟裏住了一夜。逃到廟灣村，晚上睡覺時，嫂嫂又被一個，又把三哥賣了一石玉蜀黍，一家人只剩下四口了，父被凍掉。年幼的郭森林同志又給地主攬了工。

×　×　×

張主任的愛人梁金玉同志，四川人，她父親靠租種地給人家放牛，她從小給地主看孩子，端屎倒尿，扭水摘菜，天不亮能息一下，因她人小，背不起孩子，孩子常哭，因此就不知挨打了多少次。有時，因她人小又是女孩子，到二三里遠的地方担水，實在困難，就替她扭幾回，可是地主怕她吃他家的飯，就把她擦出去了。黑心的地主怕她吃的多，就把她身上孩子緊。有時，她回自己家裏睡覺時便把當天挨打受罵的苦告訴爹，爹媽流着眼淚，但又有什麼辦法呢？有一次，她大便到山裏，地主硬逼着她用手捧到茅房裏。十三歲上又給一家地主放牛因人小牛大，有一次因追趕牛跌到水裏，得了一場傷寒。有一次主竟打的她死去活來，地主把她趕出去時，連一顆米也沒給她。就這樣的生活，一直到十四歲上紅軍解放了她，她才找到了生路。

異己份子苗玉田罪行
縱容封建勢力灰打灰鬧 小辛莊工作受嚴重損失

（神池訊）小辛莊行政村土地改革，在階級異己份子苗玉田（四區區書，河曲人，富農，任工作組長四五十天）操縱下，縱容壞人亂扣亂鬥，灰打灰鬧，壓制貧苦羣衆，使工作受到嚴重損害。他初到了小辛莊，就找舊村主任給他找房子，由封建富農李懷珠（敵佔時期當過偽閭長，後竊據新政權的村長。）召開「農民」會議，地主、富農、敵偽爪牙、狗腿子都來參加，唸了三晚「告農民書」，即召開「貧僱農」會。破產地主、狗腿壞人也參加了，狗腿子劉和尚、偽村警張貴林等七個壞蛋當了「貧僱農代表」，竊奪土改領導大權。眞正的貧僱農不來開會，來了也不說話，他們背後反映：「告農民書好是好，就是執行不了！」處理舊幹部副村長張文美時，連地主、富農都參加，富農賀王還在會上兇惡的質問張說：「你當幹部時爲啥把我訂成富農？」從外村逃來的富農賀庚祿也竟敢質問：「你爲啥不叫我在這裏住？」鬥爭中又牽扯到中隊長貧農侯元的問題，壞人張保和（販大煙）被侯元稽查過）、牛六公報私仇，張保和打了侯元三次，牛六提出要侯元吃「河撈」，捧來一碗大糞糊糊，硬逼侯喝了。（按：張文美包庇地主、欺壓羣衆，竊取果實。侯元打罵羣衆，竊取果實，羣衆同意鬥爭，但不同情壞人亂鬥。）工作團提出純潔代表問題後，苗玉田用換湯不換藥的辦法重新選出的「代表」，仍是狗腿劉和尚、李饅圪旦這些壞人。在這些壞人掌握下，劃成份不從剝削關係來看，亂搞了一頓。在訂成份時，「代表」劉和尚迷惑羣衆說：「村不露村是好村，家不露家是好家！」封建富農周不模也來附和他說：「胳膊要往裏曲咧。」苗玉田明知劉和尚是壞蛋，卻向上級報告劉是一好人」，說他三四架子攬工、直爽、辦事「公道」。支點負責同志指出劉和尚不是好人，要很好考查，不能用他，但苗玉田表面應承，背後仍然用他。貧僱農被苗所支持的壞蛋們壓制的抬不起頭，但苗某卻誣蠛羣衆「不覺悟」！

苗玉田領導的工作組到了大黑莊，同樣是這一套，一下手就召集「農民」大會（二流子、壞人、富農都有），照例唸了三天「告農民書」，但羣衆對「告農民書」像公事一樣，貼在牆上倒扯了。苗不去發動貧僱農，還誣蠛羣衆是「原始社會人！」黑莊是「死人坡」。把刀把子交給封建富農衛二紅羅，流氓壞蛋馬元吉、張三才、張希，當過偽閭長的閻六十七，這批壞蛋掌握。前村公所書記堯希珠，是中農，由馬元吉當主席，鬥爭堯，會上只幾個壞人發言，打人，甚至地主李萬銀也打了堯希珠兩個耳光，張三才上去扯堯的鬍子，並指定地主王希勝了堯一趟。最後用清算辦法算出堯貪污鬥爭糧五百四十斤，加一倍計算，讓補出一千零八十斤。清算農會幹事張雙希貪污保管的鬥爭糧時，張雙希誣說貧農張二付林也有貪污（四五年張二付林用了農會一萬四千元，只有四千元沒還），張三才、馬元吉，富農衛二紅硬要二付林賠出五石糧。張二付林受了這樣打擊，苗玉田竟說：「算的合適，沒有加利，是照顧他是貧農！」但對破產地主李毛旦卻很寬容，李竊取五石五斗果實狠，只補出三石一斗就算了。張希的兒子霸佔中農李三平頭的兒媳，但張希反提出李的哥哥是惡霸，要把三平頭的兒子李雙蘭扣起！張三才、葛六娃又誣賴中農李禿小、貧農李璧和是「惡霸」，也要扣起。結果扣起三個中農，兩個貧農，並查封了他們的家。小黑莊「代表」一是破產地主張海生，他聽地主張萬章、富農李懷珠指揮，拒絕和相距不到半里的大黑莊進行聯合鬥爭。查封地主財物時，只封空房空櫃，該村農民看見他們勢力大，不敢說話，苗玉田還說：「羣衆落後。鬧不成。」（李庶民）

（編者按：神池縣農會臨時委員會，配合解散偽封建集團把持的縣區各級組織，同時整頓了工作團等情形，本報已有報導。本訊作者李庶民同志，就是新去小辛莊工作團的幹部，本訊是對該村舊工作組異己份子苗玉田罪惡的揭露，至苗某的問題如何處理，來稿未提及。希望李同志，能將該村重新發動羣衆打垮那些封建勢力的一切情況及問題與經驗及時報導出來。）

洪趙楊堡村農委會 擁護廢除 買賣婚姻

（新華社呂梁六日電）洪趙三區楊堡行政村農會臨委會堅決擁護興縣楊家坡農民弟兄所提禁止買賣婚姻的建議，並通知各自然村貧農團討論執行。討論會上農委會主席張正之說：「我家窮，二十七歲才娶老婆，沒過幾年就死啦，後來又娶了一個，化了十幾石麥子，我白天黑夜的受，還宗饑荒（債）去年才還完。」衆人指着委員段五生（貧農，三十二歲）說：「要不是買賣婚姻的話，咱五生早就有了婆姨啦。」大家準備幫助五生找個老婆。會上決定：（1）號召農民弟兄們結婚時要節省些（已發現有許多結婚的每次需十餘石糧）。（2）嚴禁童養媳。（3）給各行政村農會去信，建議各村農會兄弟姐妹普遍宣傳執行這一決定。（獻征）

離石嚴村
赤貧王二兒被迫上吊
縣農會臨委會派員查明眞相 扣起地主崔二小工作團秦振祥被開除

（本報訊）據離石白石增同志報導：離石五區嚴村土地改革中，發生逼死赤貧王二兒事件。此事引起縣農會臨時委員會極大重視，立派專人前往調查。據在羣衆中了解，造成此事件的原因是：貧僱農內部不純，地主崔二小趁機破壞挑撥，壞蛋李奐家進行誣蠛及工作團秦振祥打擊僱貧農的結果，現縣農會臨時委員會已宣佈開除秦振祥工作團籍，交嚴村貧僱農審查，地主崔二小已被扣押，待繼續搜集材料，作徹底處理。

王二兒，現年三十七歲，十二三歲就打忙工，十九歲時當了舊軍兵，受了六年多對制，後在陝西放羊二年，返回離石，到處打忙工，串房簷，流浪半生。到前年，才和一個遭夫家兩次遺棄手拙腿拐的女人結婚，由丈人家幫了二斗麥子，在嚴村安了家。去年十一月支援前綫，王二兒因還沒有穿上棉褲，未去服軍勤，就到馬成舍側閒生活去了。今年十月初，王二兒返回嚴村，因沒住處，住在由羊圈改修成的窰洞裏，以後因爲冒煙、寒冷，搬到地主崔二小的院裏。那時，村裏開會，誰也不叫二兒參加。一次，他自動去了，開完會後，貧農毛成仁批評他躲差，耍猾頭，村長劉立棟也把二兒說了一頓，當時，二兒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並訂了條件。此後，二兒就和大家一道鬥地主，而且表現很堅決，說做甚就做甚。一天，地主崔二小端着烟燈，到二兒家抽大烟，和二兒說：「白桂峯恓惶的不夠地主，三二人爲了報復，訂成地主；李奐家僱夠個破產地主，可是現在又下成貧農。」二兒說：「下來再叫他上去！」接着，二小就拉攏二兒，叫他給探聽消息。當他們談這些話時，李奐家在外面都偷聽清楚了，李奐家怕二兒提議改他的成份，就把地主崔二小說的話，加在二兒頭上，報告給貧農團委員二柒，企圖打擊一下二兒。地主崔二小從中進行挑撥，在二兒跟前說：「李奐家靠不住，有甚話可不敢對他說。」一反過來，又和李奐家說：「二兒不好，是個二桿子。」地主這樣的活動，貧僱農內部又非常複雜，在此工作的秦振祥並未提起警惕。十二月十七日，向地主王已西的母親清算財物時，她的帽子和手巾弄掉了，二兒過去給她戴上。當晚秦振祥就和羣衆說：「今晚開會，把二兒審查一下，他給地主戴帽圍手巾，究竟他是什麼人。」又說：「看他那幾天對王子剛訴的那苦（王是地主，二兒訴苦時，會說過和王打架的事），誰能相信下了你們想一想：他敢打地主惡霸？到底是他威呀，地主惡霸威了」當時貧農來虎說：「要是他談不出，叫討上個保回去慢慢想。」秦振祥立刻走到跟前說：「你們一定把二兒鬧清楚，看他說下的那話。」秦佈置後，另外開工作團會議去了。羣衆開會時有些當過偽人員的也來了，會上，先由別人提出的幾件事情，二兒都表示接受，唯有宋有明提的：「二兒說白桂峯不夠地主」的話，二兒一再否認，並申明這是地主崔二小說的。可是會上還硬是追，二兒就推說記不得了。舊主任王務英就說：「前幾年你打地主王子剛的事還記得？」越記不起，二兒渾身[illegible]這時，秦振祥也來了，不問青紅皂白[illegible]因時間不早，衆人喊了聲「同意」，就押起。秦振祥還囑咐宋有明說：「可不要叫二兒和你睡在一起。」但到第二天天明，發覺二兒已在禁閉室內上吊死了。

這事發生後，秦振祥向五區工作團負責人劉正成彙報時，不關痛癢地說了句：「二兒死了！」當天上午工作團和羣衆檢討時，[illegible]鬍子擺，以後咱要心鏈上執起勁來，不要隨風倒浪」貧農王佩富說：「咱們沒把階級分析開，沒認清還是咱的人還是敵人，以後做事可要把這個分開。」

女惡霸「余大仙」
煥文

興縣官莊行政村所屬赤澗自然村，於十二月三十日，全村男子婦女和兒童開會，鬥爭女地主惡霸「余大仙」。當幾個年青的男子把她押到會場時，羣衆都以仇恨的眼光對準着她。主席宣佈了開會，農民抗屬白旦子的婆姨溫有牌，頭一個挺着身子從婦女羣裏擠到場子中間來，手指住妖婆，眼裏含着淚花訴起苦來了。原來她和這個女惡霸，住在一個院子裏，去年五月間的一個早上，這個女惡霸正在粉飾她的窰洞，把一塊泥土摔到旦子婆姨一個剛剛三歲的女孩子的頭上。孩子哭着回到自家的窰洞裏找她的媽媽。旦子婆姨在安慰孩子的時候，順便的吐出來些埋怨的話語，這個女惡霸在外面聽到了，急忙的跑進窰裏來，把旦子女人一把從炕頭上扯到炕底下，痛痛的睡打了一頓，自己卻洋洋得意的走開了。旦子婆姨是個「受罪」人，從來沒惹過人，自己又一個人照料兩個孩子（除三歲的女孩外，還有個未滿週歲的男孩子），這女惡霸就把她當成一個欺壓的好對象，旦子婆姨講的是非常沉痛的：「人家因上鷄也罵一頓，因上狗也罵一頓，……」後來旦子婆姨的男孩因保育的不好死了，旦子女人一想起來就會傷心落淚。這個女惡霸就揪住了這個空子幸災樂禍，裝神弄鬼的說：「孩子的死是『大仙』叫去拉馬走了。」這在旦子婆姨還未覺悟之前，是曾經更怕起這個女惡霸的原因。但今天她覺悟了，她無法壓住心頭的怒火。另一個新翻身的農民抗屬劉改由搶到前面來，她和旦子女人同樣的用手指住惡霸痛訴起來。那是前年七月裏的事，劉改由托陶生雲到城裏順便捎買來一付耳環子，陶生雲是這個女惡霸的男人，她便辱罵劉改由和她男人有關係，是賬了他男人的錢買的耳環子，也是見了鷄也陸，見到狗也捲，後來改由的大伯子覺得面子上太過不去了，就乾腿的要弟媳婦把耳環子退給陶生雲，把錢退回來。她又辱罵過一個農民的女人，叫王改花，也講和她男人有男女關係。村子裏她侮辱過的人是太多了。這個女惡霸是減租減息中破產了的，有一個時期，會給她貸過糧食和些款子，但她依然不願參加生產，她又找到個新的剝削人的辦法——跳起神來，講自己是「余大仙」付體。因爲羣衆常說她的不好，她就威脅村裏羣衆說：「你們再說我不好，『大仙』就把全村裏的水攪走了，看你們還能不能活成。」這個女惡霸又鑑着「大仙」的威風，不少羣衆在鬥爭之前還是怕她的。在這次鬥爭大會上男子漢、婦女、兒童們都火的問她：「有神神沒神神呀！」「好爺爺娘娘吧！我再也不敢了，有甚神神呀！是我的舊腦筋哄人哩！」從此全村再沒一個人怕她了。

「我可活成個人啦」
——記貧苦婦女王存棠的訴告——

工農通訊員 翟秀蓮

我的苦水眞是一天也倒不完！我媽家窮的甚也沒，一小小在老娘家長大，後來到了婆家也是窮的甚也沒。男人因短下人債，逼得走了口外，六年啦還沒回來，撩下俺母女五口人，種着三垧狼不吃的山地，沒吃沒蓋，孫寶豆腐連個罎子也沒有，每天哭一頓做一頓。有一年，問地主天勝堂（堂名）借了一個布，二分半利錢，第二年還不起就利上又加出利來，趕五年頭上，連家裏川倫皮粘的紙甕子都給了還不夠人家的。過大年卅，人家又立逼住我說：「年盡月滿啦，你狗日的不給利錢，就要了你的命！」我央祀（乞求）人家，還罵了我個灰。我哭上回來，只好把僅有的一塊舊毡子，給了人家。第二年險乎餓死，有一個多月沒見米，把地裏野菜找的吃遍了。有次吃了有毒的鷄官草，鬧的吐了半天，渾身都腫了，第二天到半後晌還吃不上飯，氣的我婆婆跳了兩次黃河，我哭上拉了回來，半路上人們看見說：「那還不叫她死了，活着能頂個甚了」回來一想向地主四老虎要碗米湯喝，人家說：「俺還喂豬呀！」可巧咱政府發貸糧給我糶了五十斤才救活一家子！她一邊哭着一邊又說：「如今天變啦！這回土地改革，把俺全家所缺的衣裳和零用傢具都給分來啦，我因領導貧苦婦女門地主堅決，和衆人選我當了婦女代表，村裏人也都看起了，眞是活成個人啦！」

紀念英共機關報十八週年
倫敦六萬人盛大集會

（新華社陝北九日電）倫敦訊：此間六萬餘人於五日舉行盛大集會，紀念英共「工人日報」出版十八週年紀念。會前兩天（三日），英國首相艾德禮向美國帝國主義作丑表功的反蘇反共演說，遂成爲工人日報十八週年紀念會上若干演說者的抨擊主題。全國礦工聯盟總書記霍爾納反擊艾氏稱：談政治自由而無經濟自由作基礎，便是空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有一個辦法，即用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而不是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霍爾納強調稱：工人日報必須反對反動派分裂英國工人團結的企圖。談及艾德禮的胡說所謂美國維護個人自由等等時，霍氏追述他旅美所見，他曾看到成千的人民因爲是黑種人而被奪取了基本權利。工人日報主筆魯斯特演說稱：共產黨人與工黨右派領袖之間分歧點之一，便是我們信任英國，而他們信任美元。加善代表法共向聽衆致敬，他特別着重指出共產黨報紙的任務，在於忠實報導事實，而與資本家歪曲事實的報紙全然不同。加善說到法國最近的罷工，會有三百萬工人參加，而國際反動報紙則誹謗，硬說罷工是共產黨組織來破壞豪風的，實際上，還是因爲法國工人不能忍受其日益貧困的生活條件。加善稱：目前法國大多數工會仍忠實於總工會及世職。談到美帝國主義的政策時，加善稱：美國的企圖，是要強行剝削法國，並迫使西方各國對蘇聯及各新民主主義國家絕交。共產黨人拒絕這種政策，他們抗拒着戰爭的威脅。

人數超過二萬五千人
兩湖人民武裝發展，
共分十部活躍三十六縣

（新華社陝北九日電）綜合報導：兩湖人民武裝日益發展，已達二萬五千人以上。據美國半官方通訊社合衆社六日上海電訊透露：湘粵桂邊境百五十哩至二百哩（即四百五十至六百華里）之遼闊地區）內，人民武裝活動已大爲增強。該地區人民武裝之一「華南民主聯軍」之劉湘海部兩千餘人，近大舉進攻毗連贛境的桂東縣城，迫使蔣匪湘省主席王東原向南京匪首蔣介石求救。另據蔣區報紙消息：一九四六年爲反抗徵糧、高利貸及高額地租而起義於湘南郴縣、桂陽、永興三縣的「貧民團」數萬人，後分頭活動於湘粵邊宜章、臨武間之騎田嶺及湘桂邊江華、道縣、永明一帶之都龐嶺、龍虎關山地，現騎田嶺山區已與粵北南雄等縣之強大人民武裝根據地連成一片，都龐嶺山地則已成爲「桂東解放區」的一部。洞庭湖東西兩岸人民自新四軍李一林將軍所部去年一度入湘後，紛紛組織抗蔣武裝，現已達數千人，活躍於湘東之湘陰、平江、瀏陽，湘西之安鄉、澧縣、石門、慈利、大庸、桑植、永順、保靖、沅陵及湖北境內之公安、枝江、長陽、巴東、五峯、鶴峯、宣恩、來鳳等縣。在衡陽、邵陽、湘鄉間的一部，組織嚴密，紀律良好，滬報謂爲新四軍。湘贛邊境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發祥地的茶陵縣屬的井崗山區及攸縣、江城，湘黔邊境的麻陽，均有抗蔣武裝活動。統計上述出現於蔣區報紙之人民武裝活動縣份，爲湖南二十八縣，湖北八縣，人民武裝部隊共在十部以上。但蔣匪湖南十一專員去年九月在「全省治安會議」上，均供認各行政區無不遭受人民武裝之威脅，則湖南人民武裝之實力，當遠超於上項統計。又據五日合衆社南京電，匪首蔣介石已被湘省人民武裝所震駭，近設立「長沙守備司令部」及「衡陽司令部」，妄圖招架。

× × ×

擊潰由四平南竄敵
遼寧軍區地方兵團

（新華社東北前綫九日電）我遼寧軍區地方兵團上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六天中，在鐵嶺、開原至四平間，擊潰先後由四平南竄之蔣匪一七一軍八七、八八兩個師及五三軍一三零師兩個團，共斃傷敵官兵一千三百三十五名，活捉二百八十八名，繳獲六〇砲四門、迫擊步槍一零七支、滿載軍用品的汽車六輛，燬十七輛。

江浙人民武裝
繼續襲敵城鎮交通線

（新華社華東七日電）滬報訊：去年十一月下半月，江、浙人民武裝繼續襲擊蔣匪城鎮及交通綫。十七日，滬郊人民武裝一部攻入滬西四十里之蟠龍鎮，衝進蔣匪鎮公所，投擲手榴彈多枚，與匪激戰半小時，始安全撤退。浙、皖邊境昌化、於潛人民武裝於廿五日挺進昌化城郊，猛攻城外碉堡，使蔣匪倉惶應戰，消耗大量彈藥，昌化、於潛兩縣蔣匪縣長均急電蔣匪省府求援。廿七日晚，浙贛鐵路由金華駛杭州之蔣匪特別快車一列，在諸暨西南鄭家塢附近遭遇人民武裝四十餘人所伏擊，以機槍密集掃射，該車熄燈，開足馬力，急駛至諸暨車站，方敢開燈檢視，蔣匪保安隊軍需陳其左等五人已受傷。又：十九日粵北英德人民武裝擊斃押送壯丁之蔣匪科員石德光，並解放壯丁五名。

劉鄧兩將軍號召幹部
樹立艱苦樸素作風

（新華社鄂豫皖前綫九日電）劉、鄧兩將軍最近在幹部會上號召解放軍和地方幹部樹立艱苦樸素實事求是給群衆做好事的作風和風氣，反對浮誇浪費奢侈鋪張不給群衆做好事的作風和風氣。劉、鄧兩將軍着重指出：「如果能這樣做，[illegible]人民就害怕，無緣。」他們並引證華北八年抗戰的經驗說：「那個部隊、那個地區艱苦樸素，那個部隊和地區就與人民有好的聯系，本身就更發展與鞏固，[illegible]更大。」又說：「我們的部隊是一種軍事力量，同時也是政治力量，由於部隊人多勢力大，由於人民對解放軍有高度信仰，所以部隊所到之處，地方及人民常常以部隊的習尚爲習尚，隨部隊的作風轉移，甚至對人民穿衣走路吃飯，也都模仿和學習。」因此，部隊每一舉動說話，就應該號召部隊及地方機關同志，從長期着想，在新解放區創立的開始，否則，壞作風影響和傳染給了人民及地方，是很難糾正過來的，必須十分警惕。

莫洛托夫談外長會議經過稱：
美應担負失敗責任

（莫斯科訊）莫洛托夫於去年底答覆「眞理報」與「消息報」記者關於倫敦外長會議失敗之經過稱：由於美英法帝國主義集團企圖「取消與歐洲和平安全利益一致的波茨頓雅爾塔協定」，及「與帝國主義利用西部德國作爲冒險侵略基地」，「一致使倫敦會議歸於失敗」。會議沒有達成協議的兩個基本問題：（一）對德和約問題，蘇聯認爲「這不只對於德國，而且對於一切努力於建立鞏固和平的歐洲國家都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因此，「蘇聯代表團堅持對德和約準備工作不能再有片刻遲延，而且應當立即開始」，然而「美英法三國代表則不認爲對德締和是倫敦會議的主要問題，甚至力圖從議程上完全取消，不可能時即拖延它，把它和其它次要問題糾纏在一起」。（二）重建德國統一問題，「蘇聯代表團堅決主張立即建立民主德國的臨時中央政府，經美英法橫加反對後，又建議第一步先設立德國經濟中央行政管理部門，因爲這不僅關係德國人民的國家生活，而且關係於德國民主化及廢除軍國主義之在全境實現，並將保證德國對盟國義務之履行」。「然而美英法代表却把統一的任務，縮小到僅是各佔領當局訂立某些爲流通貨物而取消關稅壁壘的協定，其目的只是爲了他們底國家的出口公司便於在德傾銷貨物」。接着，莫氏更進一步揭露美英法破壞德國重建統一的活動稱：「最近，美英報紙都報導西部佔領區準備單獨成立德國政府的消息，立憲法已經草成了，」新貨幣都在發行。」「現在誰都知道，美國想把西部德國變成向歐洲擴張的基地」。「馬歇爾計劃四年中給西部德國數十億美元貸款，以使德美兩國獨佔資本家更加和解，共同壓榨德國人民」。莫氏指出：根據美國此種計劃，自然就絲毫不顧及會受德國侵略的各國利益，而反對德國履行賠償義務。顯然的，美國拖延組成德國統一政府的時期愈長，愈使那些執行美國計劃的人有更多時間「爲所欲爲」。最後，莫氏力稱：「倫敦會議失敗的責任，是要由美國統治階級來擔負的，而貝文與比道爾也附和了馬歇爾。」

意大利
又發生示威及罷工

（新華社陝北六日電）羅馬訊：歡度新年聲中，意大利又發生示威及罷工。一月二日，西西里巴萊良納及阿波哥左右有兩千名失業農業工人，舉行示威，抗議拖延不發失業救濟金。示威工人曾一度擊退企圖鎮壓示威的警察。同日，數百名失業工人阻止了卡拉洛斯附近奧塞利亞路的交通。意全國各地銀行員工於十二月三十一日起罷工，銀行僱員工會全國聯合會提出集體談判工資的契約，但遭加斯貝利政府的無理拒絕，罷工至今仍繼續中。

更正

一月二日刊登之人民解放軍總部公佈十一月份戰績中，俘虜一第三軍三十二師少將副師長彭定頤一句，應刪去。特此更正。

一年來美國的侵華活動
王宗一

（續完）

在過去一年中，美帝國主義並加緊扶植日本侵略勢力，作爲美國侵華工具。去年八月間，美國命令蔣匪當局開放對日貿易，其目的，即爲使中國仍舊成爲日本的商品傾銷市場和原料供應地。蔣匪當局現已決定將其第一、二批貿易代表派往日本，以便從出賣民族鮮血中，爲四大家族牟利。美帝國主義正力圖組成遠東經濟集團，將其中、日、菲、韓走狗包容於一體，作爲美國奴役整個亞洲及遠東而特別是奴役中國人民的簡便形式。美國已將日本侵略勢力重新帶到台灣，日本軍閥在麥克阿瑟鼓勵下，重新發出了對中國領土的狂妄要求，麥克阿瑟已準備使日本軍隊重新扭負起「警衛中國」的任務。

蔣介石所以這樣積極的不惜一切的出賣國家主權，是爲的換取美國援助，支持其反人民的內戰，而美帝國主義的目的，也正是爲了以美國金元，從蔣介石手中換取中國國家主權。但貪婪而吝嗇的美國高利貸者，它所持的政策，是以盡量少的美國錢，換取盡量多的中國主權。蔣介石的統治危機愈是加深，美國的援助的條件就愈是苛刻，因此，美國奴才蔣介石的出賣中國也愈來愈廉價。爲取得二千七百七十萬美元的美國物資，蔣介石一下子就把中國生產貿易商業分配及其財政的監督權，全部送給美國帝國主義，並答應爲美國進行「感恩」宣傳。爲乞求美國進一步的援助，蔣介石乾脆出賣了中國的海關，並全部拍賣了台灣，但美國繼續給蔣介石的，就只是十二月十九日美國國會所通過的臨時援助區區一千八百萬美元。除此以外，過去一年中，蔣介石從美國手中所得到的，就是九月間美國走狗加拿大政府所給予的六十萬美元軍火貸款和美國連續售給的一些美國武器和軍火，以及以日本賠償物資形式給予的十七座日本兵工廠。美國財閥認爲出售軍火給蔣介石是一個好買賣，既能賺錢，又能屠殺中國人民，這也正是美國帝國主義者積極主張增加軍事援蔣的原因。美帝國主義者爲了滅亡中國，是決不會停止或放棄對於蔣介石的援助的，而蔣介石爲了換取美國援助救命，將會更無恥更澈底的出賣中國。

在蔣介石軍事失敗和其統治危機日益加深的情況下，美帝國主義者已將其侵華的重點轉向華南和西南。將漢奸蔣介石在其東北、華北甚至華中的反革命統治正在走向末路的時候，將整個華南和西南的權益出賣給美國，作爲對其美國主子繼續支持其垂死統治的獻禮。魏德邁來華考察時，曾在華南作了週密的考察，並建議將華南作爲蔣美統治基地。美國對華南政權形式，表現了特別的關心，宋子文之出任蔣匪廣東省主席和接着被任爲蔣匪廣州行轅主任，即出自美國之計劃。美國勾結蔣匪當局，唆使宋子文等所進行的華南「和平運動」陰謀，其目的亦在妄圖保持華南美蔣封建殖民地統治。最近美國在兩廣湖南等地之投資和考察，粵漢、湘桂黔、浙贛、成渝、川康滇等鐵路之由美人投資興築，和華南美海空基地之擴展，皆表現美國對華南侵略活動之加緊。與美國華南及西南侵略活動相連系着的，是美國在台灣地位之加強，蔣介石已同意美國完全佔有台灣，並將之包入美國在日本的佔領體系中。

但不管美帝國主義還給蔣介石什麼援助，或採取另外的什麼掙扎步驟，美蔣在中國的統治的死亡命運是已經不能挽回了。美國曾經給了蔣介石四十多萬萬美元的援助，試圖消滅中國人民的民主獨立運動，但其結果是蔣介石的軍事失敗和中國全國反帝反封建革命新高潮的出現，美帝國主義[illegible]到了墳墓的邊沿。[illegible]裝備的蔣介石軍隊，「無非是美國武器的一轉運人員」（華盛頓郵報），會到美國援助蔣介石的結果，將會比援助希臘反動派的結局更壞些」（紐約先驅論壇報），領會到「不論是美國金錢還是美國武器，都不會使蔣介石的反共戰爭有多大支撐力」（美聯社）。但美帝國主義者却毫無別的辦法，只能繼續沿着援助蔣介石的這條老路，把蔣介石和美國在華統治拖進墳墓去。至於中國人民的鬥爭的偉大目標，則是澈底解放全中國，澈底消滅蔣介石的賣國統治，把帝國主義的勢力完全掃除出中國，而且走向無限光明的日子已經爲期不遠了。（新華社陝北電）